

摇 摇目摇录

引	摇子	摇摇	摇摇	(员)		
摇一	初	涉	网	缘 (源)		
摇二	如	此	男	人 (员怨)		
摇三	短	暂	情	人 (源)		
摇四	少	妇	猿	猿 (迂)		
摇五	房	地	产	商	人 (苑源)	
摇六	飞	花	轻	似	梦 (愿)	
摇七	伤	心	男	子 (员苑)		
摇八	中	年	克	林	顿 (员源)	
摇九	老	公	不	在	家 (员苑)	
摇十	耘	夜	情	男 (员源)		
十一	出	差	(员缘)			
十二	好	男	人	(员愿)		
十三	飞	行	员	(员园)		
十四	高	贵	男	人 (员猿)		
十五	回	归	(员缘)			
后	摇	摇	记	摇	摇	摇 (员愿)

引摇摇子

摇摇窗外，黄昏时分，那飘落的雨滴砸在凹凸不平的水泥地上，四处乱溅，像炸裂纷飞的礼花。

“离婚！离婚！还有什么好在一起过的？”

声波震颤，好像要把灰色的天布撕裂一样，突然一道希冀的蓝光出现，通向不着边际的渺茫的天宇极限。

“没有哪一个女人能够容忍你做出的事情！难道我就一定要你呀？像我这样的女人，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

我猛地转过身来，哧啦一声，衣裙被窗边的钉子划开，白皙的大腿上瞬间染上一道深深的血印，一阵钻心的痛楚涌进心灵。我紧咬嘴唇，然而，手却凛然地抖落裙角，一幅无所畏惧的样子。

我向坐在椅子上的他斜瞟了一眼，锐利的目光似乎要刺出他的心。我真是不明白，这就是和我同床四年多的丈夫吗？他的心还是血淋淋红本色吗？！



“唉！”他双手捧着头，继而垂落下来，雄厚的男中音已经沙哑，发出的声音像乌鸦在哀鸣，“我……真是！你是不会原谅我的，你不会的……”

“哼！”

我的鼻子一股气流冲出，让人悚然的鄙视倾覆他的头顶。

“可是，我真的很爱你呀……”

“你不走？我去法院起诉！”

窗外的榕树，那长长的胡须雨中悠荡着，如同小儿麻痹症的残疾，随着风雨飒飒作响，却掩埋不住我尖锐的声音。

“好，我走，我只求你，先不要去法院啊……你和孩子多保重啊……”

“哼！鳄鱼的眼泪，假惺惺的！”

他张了张嘴巴，却没有任何声音，默默注视了一下我身边的孩子，站起身来，离开我的家门……

一切恢复平静，整个房间里笼罩在一种阴郁中，窗外依旧是那种低沉而又心碎的雨声，像无数只章鱼伸展那张牙舞爪的触角，撩遍我的周身，我那细腻的皮肤上面瞬间冒出密密麻麻的斑点，像焮了毛的鸡皮，一个一个地竖着。我不想多呆在这个房间里，于是，我开始收拾东西。

我怎么能够原谅？这样的事情我还能够原谅？！我不能原谅！不能原谅的我坚决放弃！重新寻找我的爱！

在这不是梅雨季节的日子里，天空却一连几天都散发着长霉的雨点，好像要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美丽的东西都撒上霉，让他们变得丑不堪言才算是苍天的快乐。我就在昏沉沉的天气中，找了个搬家公司，带着我的儿子，住进了我租来的套房里。于是，在这个新的家里，开始了我的新



生活，可是，这新的生活将如何开始？我望着天空那飘着的雨丝，双手揪住自己的长发，竭尽全力要把那曾经有过的凄楚的美好拔出脑际。然而，双手软软地顺着发丝滑落，沉重地垂下来，一连串的问题跟随着呼啦啦地飞出，像无数只没有眼睛的蝙蝠，胡乱地撞击着我的周身。

“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够原谅？”

“他会来纠缠我和孩子吗？”

“我带着孩子再去寻找我的爱？”

是的，我要去寻找我的爱，真正的属于我的爱。我不是一个弱女人，从来就不是。人生就这么一回，我还等什么？可这寻求爱的旅途将如何开始？难道还如年轻时传统的恋爱、结婚、生子吗？

这些问题一直像许许多多硕大的蚊子，包裹着我，时不时狠狠地叮上我几口。在我还没有血肉模糊的时候，在互连网上查资料，偶尔到网络聊天室去逛一逛。可是，这一逛不要紧，我惊喜万分：这不就是我要找寻的通向爱的崇高殿堂的神秘通道吗？我就像一个吸毒的人，上瘾了，那种精神依赖难以自拔。网上聊天室就像一朵艳丽无比的罂粟，是那么诱人，又是那么可怕，它更是凡间男男女女感情宣泄的绝好去处。它的魅力就在于，你看不见我，我看不见你，喜欢就继续点点敲敲，不喜欢，鼠标一滑动就另觅新欢，对别人的嬉笑怒骂尽可以不理；遇到知心，尽可尽情说出内心深处的绝世秘密，只要自己不去见面，没有人会去揭穿你，没有人会拨开你的外衣，浏览你一丝不挂的肌肤，更没有人去揭开你的头骨，去探视那里的血淋淋的、白花花的、黄色斑斑的脑浆是怎样染上颜色的……然而，爱在哪里？崇高的爱情究竟在哪里？我会



到的却是人类赤裸裸的那种最原始的本能的性需要.....



一摇初涉网缘

摇摇很新鲜，我以过客的身份进入网络聊天室，试着和一位有名字的网友聊，我很有礼貌很热情地送他一句“你好！”，可是，他却冷冷地把一座冰山推给我：“我不与过客聊。”我可没有“泰坦尼克”号那种勇猛的精神撞击冰山自取灭亡，这不是我的性格，我一向都会自己找寻生存，哪怕是绝处我都会给自己创造逢生的机会，何况就这陌生人的一句话！正在我寻思之际，瞬间意识空白之时，突然发现屏幕的角落里刚好有“过客改名”这个字样，于是，我就把过客改成“高贵女人”。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我并没有任何招揽的意思。只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许多男人，也包括许多女人，大凡见到过我的人都会说：“这人气质真好，很高贵。”所以，这个名字代表我的人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决非我所意料，刚刚公布出去“高贵女人”，就有好几个聊友蹦到我的面前，对我打招呼：“你好！”“你高在哪里？”“你很贵



吗？”“你很不谦虚！”“想你做密友。”“宝贝你找性伙伴吗？”……

说句实在话，我的工作就是每日用计算机键盘编制软件程序，打字的功夫自然非常快，在同一时间里应付好几个人，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并且我书念到硕士，智商自然不低，同一时间里，几条思路并驾齐驱，或者成点状辐射，不会有任何的交叉，任何的交点。不一会儿，我就好像中了头等大彩票，成了众目睽睽的焦点了。而在我的心中荡漾的是被众人追求的自我陶醉，就像姑娘时代的我才有的那种优越。哎，这聊天室也真奇妙，这么多的人，有我正在找寻的知心爱人吗？不容我多置疑，屏幕上那跳动的文字已占满全屏。

“你的年龄？”

“你呢？女人不会先告诉年龄的……”

“就是我的名字。”

我特意挑选了一个名字叫“猿岁男人”的人聊了起来。我之所以和他聊，是因为他的年龄和我的丈夫同龄，我也很想知道，这个年龄的人的思想究竟是什么，特别是男人们都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也许我这个工学硕士，做了许多化学实验，懂得推理，更懂得触类旁通。我也曾经涉猎过意识领域的前人的智慧，却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实践过。而如今，生活在浪尖上悬着的我，不得不去从我奇异而伟大的狂想中，窥视现实生活的黑暗——我所鄙夷的一切！尽管我知道这是在浪费我有限的生命，也是在耽搁我实现我疯子般的梦想：创造出在中国出现的世界上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化学奖的双料得主！我白日都在做梦，有那么一天不鸣则已，一鸣惊得地球也要抖一抖。可是，



现实却是噩梦，梦魇中我惊恐万分，清醒了许许多多。

“为什么聊天？”我问这个猥岁的男人。

“无聊。”对方回答。

“你高贵吗？很漂亮？”对方问。

“漂亮不一定高贵，高贵的人综合素质一定很高。”

我回答。现实生活中，我也是这么看的。有的女孩子很漂亮，但是接触下去，当你发现她的内涵只是一间空荡荡的房子时，相信你一定不会在那里久留的。相反地，如果你走进一座阿里巴巴发现宝藏的山洞，我同样相信，你不会只叫一次“芝麻，开门！”就罢休的。

“我可以约你出来吗？”对方问。

“当然可以。”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在哪里？我去接你。”猥岁男人问。

“你开车？”我问。在榕城有私家车的人有很多，街上有不少“宝马”“菱智”“丰田”和“上海桑塔纳国润”，还有很多国产的“奥拓”，但是和榕城几百万的人口来比，有车的人和没有车的人的比例相差还很悬殊。

“是的，”他肯定地回答，“你的电话？”

我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盯着电脑屏幕上那闪烁的光标：网上的人都是这样吗？没有几句话就要电话？要电话是什么意思？

“你的电话？”我反问，“我打给你。”

屏幕上呈现一个手机号码。我立刻打开电脑记事本，记下它。从这个时候起，这个记事本页面就成了我的网友通讯录，我把后来所有网友的名字都造在此处成花名册。它是一个只有网名和联系电话没有任何身份职业的通讯录，简单得有点像国际特工的代号名录。



“我可以上你的船吗？”獠岁男人问。

“什么船？”我满心狐疑，隐约地感到他的话有点问题，好像是在比喻什么，难道是……

“你真不懂吗？”獠岁男人问，“去洗桑拿，那里很安全。”

“不懂。”我干脆地回答。洗桑拿和安全有什么关系？榕城街上到处都有桑拿浴，特别是在晚上，那闪烁的霓虹灯，到处映射出电子水波漂涌的动态美感，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只是一些广告设计者别出心裁的创意罢了。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去过，因为现在的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处都可以买到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安装在家里的卫生间，随时都可以洗澡，还用得着到外面去洗澡？但是，我却听说许多男人特别喜欢到那里去洗澡，而不是在家里。

“你的奶大吗？”屏幕上出现这样一行字，还是这个人的！

看到这些字，我立刻面红耳赤，一股愤怒涌上心头。什么话？也亏他能说出口！但是我还是不由得低头看看自己的乳峰。是的，粉红色的连衣裙下，裹不住这样高耸的双乳，那一双我熟悉的雄性的有点没进化完全的毛茸茸大手似乎又在胸前抚摩，游移在双乳间……

“畜生！”我毫不留情地打掉那双手，“肮脏！别再碰我！”

随着这一声怒叱，那双手就离我而去，至今再也没有碰过我。哼！如此圆润流畅的曲线，居然没能把自己的丈夫拴在身边。思维的片刻停留后，我开始敲击键盘，给獠岁男人发了一条信息：



“横看成岭，侧成峰。”

“你的屁股大吗？”对方问。

这个人除了女人的奶，就是女人的臀部，感兴趣的都是这种东西，简直是个流氓！此时的我已愤怒无比，迅速化作满腔的仇恨，我的手指敲在键盘上，好像在激烈地跳踢踏舞：“色狼，真是坏极了，和我那个老公没有什么区别，我正准备开除他！”

我立刻看到对方离开聊天室。看来这个男人还算有点做人的自尊。

正在我心绪未平之时，一个叫“寂寞男人”的人向我问好。

“你好，别理他，他下流。”

这句话就像炎热的夏天空降冰雹，砸灭了我那残留在胸中的愤恨，又似冬天里的一把火，燃起我初始的好奇，在我的心底充满很多的好感。这才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一个不粗俗的人。

“你也是无聊才聊天？”我问。

“我寂寞。”寂寞男人回答。

“怎么？离婚了？”我问。

“没有，老婆在日本，”寂寞男人回答，“我还没结婚，更谈不上离婚了。”

笑话，没结婚，还说有老婆！这网上怎么竟是这样稀奇古怪的事情，此时的我好像吃了怪味豆儿，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儿。

“老公对你不好吗？”寂寞男人问。

我犹豫了，他的问话就像一颗子弹一下击中要害，我的心隐隐作痛，老公对我不好吗？到今天我仍不能做出如



此肯定地回答。可是，他却是那样，居然干出那种道德沦丧的事情！哼……

“不是这么回事。”我回答。

“那么他有外遇？”寂寞男人问。

是的，我的丈夫，他做出这样的事情，究竟算不算外遇？比外遇还严重！可是我真不知道如何回答寂寞男人。

“也说不上。”我敲下这四个字。

“这就好。”寂寞男人回答。

“好什么？”我问，一股沉郁在胸中升腾，“有什么可好的？”

“女人失去自己的丈夫的关爱会很痛苦的。”

哦！我倒抽一口冷气，刹那间，我的浑身超时空模拟未来我咽气后的尸体，冰冷而毫无声息。一个回光返照，弥留的声音在空中游荡着……

“你……”我奋力的一记耳光，重重地甩在我的丈夫的脸上，然后身子软软地落在地上，喃喃地说着，“你根本就不爱我，不爱我，可是，我却为你……离婚，离婚，离婚！……”

“不！”我的丈夫坚定的声音饱含无奈，“我不离婚，真的不想离婚……”

“我就是不和你过……你给我滚出我的家！我不要你……”我声嘶力竭地大吼。

“可是，我……”

唉！干涩的眼球迫使我放下眼帘，抹去那逝去的依稀的记忆，当我再次拉开它时，寂寞男人的那句话又清晰可见。这人还富有如此的同情心，怜悯心。在我苦痛的心中孕育矛盾的不近情理的好感，如雨后春笋，越长越大，越



升越高。

“你到日本打工？”我问。

“留学。”寂寞男人说。

是个留学生，我暗自庆幸，遇到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比刚才那个强多了。

“可以约你出来喝咖啡吗？”寂寞男人问。

又是一个邀请，究竟去不去呢？我在想，这是个从日本回来的人，对国外的情况一定非常了解，而我现在也想出国。想离开这个家，既然离婚他不同意，那么我就离家出走，离开这个城市，我就是不要你，我要你这样的丈夫做什么？！也好，我去讨点方法，尽快摆脱他，我的那个伤透我心的丈夫！

“你好！”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从电话线的另一端传来，不绵不细，也没有北方男人的粗犷。“你在哪里？”

“在办公室，”我回答。

“好像你身边有小孩子的声音。”

是有个小孩子在我的身边，我的儿子，一个刚刚猿岁的小孩。今天是星期六，保姆放假，我就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此时，他正在那块公告白板上，乱涂乱画。他是我和我的丈夫南北大结合的产物。他曾经是我和我的丈夫向别人炫耀的资本，因为从遗传学的角度，这样的孩子比一般的孩子要聪明得多。而今呢？他现在只属于我，我就是不给他我的儿子。我这儿子也最好没有那样的爹！

“几岁了？”

“猿岁。”

“和我的儿子一样大。”

“什么？！”我不由得张大嘴巴，真是大千世界，无奇



不有，“你没有结婚就有孩子？”

“是的。”他回答得却很平淡，就像一杯白开水，“带小孩子出来玩一玩？”

这句话体现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我很难做出判断，但是，至少，他富有爱心，这应该是真的。

就是我再笨，再是个书中的呆鸟，我也懂得小孩是个约会中闪耀的红灯。他约我去喝茶，我答应了。虽然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他就去赴约，因为，他选择的地方是全市最大的商场里的咖啡屋，那是个闹市中比较优雅的地方，这首先就消除了我的顾虑。前不久，我在报纸上看到过有网上恋爱，见面后，女孩子被轮奸的事情。我可不愿意被强迫，就是我想做那种事，也不愿意被人强迫。

我把儿子安顿在保姆家里后，把自己修饰一下。本来就有高贵气质的我，只要把这张脸该涂黑的地方涂黑，该涂红的地方涂红，淡淡的施些胭脂，轮廓变得清晰了，还真有一副美人模样。望着穿衣镜中的自己，虽然已经三十出头，岁月已经毫不留情地在眼角驻留，虽然那稍稍隆起的小腹曾经承载过一个八斤重的孩子，但依旧是有腰有身，胸高臀硕，三围均匀。气质，尤其那被众人夸赞的气质，在粉红色连衣裙的衬托下，愈发显得高贵无比。哼！就我这个样子还怕没有人要？我凭什么为你守身？

“我们从相识到结婚到现在已经六年了，可是到今天我才明白，我把你当成了生活的全部，所以现在我会这么痛苦，痛苦得几乎不能自拔，可是，你呢？我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那么，我，从今天起也把你当成我生活的一部分！这样才算是男女平等，夫妻平等！我只有三分之一属于你，三分之一属于我的儿子，剩下的三分之一属于我自



己！你说这样行不行？！”

一年前，我对我丈夫说过的话在脑际盘旋，现在的我已经不是谁的部分，我就是我自己！我走出家门，这个我搬出来、租来的家。既然离婚不成，那么我就与你分居，我不和这样的人一起生活。想当初，追求我的时候，那样虔诚，感天动地，气吞山河，爱得那般壮烈，我还以为这辈子真是幸福，找到了无限深的爱。哼！我才真是大傻瓜，还以为他多么爱我，自己活在云里雾里，颠颠的，飘飘的，浮浮的，却不知原来如此！

我就这样在反反复复心中的愤愤不平中走到大路上。此时已经是十一月，南方的冬季依旧是一片绿色，地面上是绿色的草坪，郁郁葱葱。据说，这草坪的新草是从美国引进的品种，一年四季都不衰败。路边是一排桂树，依墙伫立，树枝上的绿叶中，藏不住那一团团一簇簇的桂花，花香正四溢。我随手摘下点点滴滴的米粒大的小黄花，从领口丢入几粒到胸脯，它们就随我心愿地藏于双乳间，香气伴着乳香向上升腾着，在我的周围缭绕。

乘上无人售票公共汽车，只一站地就到了。我顺着地上的脚印广告，左拐右拐，找到冰岛咖啡屋。在那古色雕花的门口，我怀着一颗忐忑的心向里面寻视，就在一块金黄色的装饰壁画下面，有一个身着白色衬衣的男人，正向门外张望着。此时，他已扬起手臂向我挥舞。

“您是林先生？”我走到他的位置附近问。

“是的，请坐。”他说。伸出手，做出了一个悠然的请的姿势。

我坐到他的对面。一眼看上去，他长得真不错，大大的眼睛，双眼皮，是个国字脸型。这么冷的天却只穿一件



衬衣，看来他的身体还很棒，毕竟现在不是夏天。

“你怎么知道是我？”我微笑着问。

“直觉。”他笑着说，很诚恳的样子。

“承蒙夸奖，网名和我本人还算相符吧？”我笑了，放好身边的包，坐好身子，我的目光迅速搜索了周围的情景。邻座也有位女人和男人在约会，侧面看上去，那个女人长得实在有点汗颜，那个男人正在盯着我这里看呢。我避开那个男人贼一样偷窃的目光。

“你的气质的确不凡。”寂寞男人说。

“啊，你过奖了。”我假装谦虚地回答。其实，我自己也认为他说的是实话，只不过说出了众人的感觉而已。这时，服务小姐端来褐色的咖啡，那浓郁的香味冲击着包围我的全身，又点缀些我身上满盈胸襟的桂花暗香漫射开来。他往我的杯中加了一勺糖，示意我喝。我微笑着点点头。

“你在日本多少年？”我用小勺调着咖啡，目光望着他。

“十三年。”他也直视着我。

“这么久！你现在……”我顿一下，正调着咖啡的小勺停下来，“还没有结婚？”

“是的，”他很坦然地说，“在日本，留学生，这种情况很正常的，我到四十岁，身份还是未婚。”

“这不是？……”我又停顿了一下，“无照驾驶？”

他笑了，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身子稍稍向后倾去。

“你自己在家带孩子？”

“不是，我住在丈母娘家，很难受，我经常不回家的。”



“为什么？”

“合不来，我和他们的关系就是一种金钱的关系，他们很势利！”他说，说话的速度比刚才快了许多，“我跟我老婆讲，如果结婚前，我到你家来，我就会不要你的！可是，我老婆说，是和她结婚，又不是和他们家人结婚。”

他的话饱含满腹的牢骚，我明显听得出来，他已经压抑得很久很久了。当然，我太理解他了。我隐隐地感到，我和他是同病相怜，有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认同感。是的，不论是媳妇还是女婿，毕竟不是同根生长，进入一家门，有的只是适应，适应，适应！你怎么能改变另外的人？我的丈夫，还有他的母亲，曾经和我同室而寝，同桌而食。可是，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生活环境成长的人怎么能够求得同一？

“我每天都不回家，都是在外边游荡，到了晚上才回去睡觉。”他接着说，打断了我的思路，把我从自己的世界里扯回到现实中来。

“我很理解你，”我说，“你也够苦的……”

他好像一个饱满的不能够再充气的气球，突然间爆破，向我宣泄了很多对他丈母娘家的不满。我知道，他说出来了，情绪就会好很多。正如我自己，在那段痛苦的日子，真的很需要一个能够接受我倾诉的地方，不需要劝解，不需要宽慰，只是需要个能够承载我的一切烦恼的地方，就像计算机的内存条，只装不出的内存。可是，我的事情，我的丈夫的那种事情，我怎么能够向别人倾诉？！

可是，今天，我却说了。说给他了。

“其实，国外都是这个样子。”他说，“日本那种情人旅馆，都是无人职守入门，进去谁都看不到谁的。”



“可是，”我懊恼地打断了他的话，“这是在中国，就是再开放，也没有他这个样子的，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你也要想开点，”他劝慰我说，“这是男人的通病。在日本，人们的观念，把男欢女爱当成是一种享受。”

我无言，平生里我第一次和一个男人谈论有关男人女人的生活问题，包括我的那个即将开除的丈夫，夫妻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和他深入地谈论过男人女人的性爱，此时此刻的我满脑子平时积累的词语，却一个像样的都跳不出我那颗颗耸立的齿墙。

“其实，这是一种需要，就像我们每天都要吃饭一样，”他说，依旧是那种不紧不慢的语速，“如果没有这种生活，整个人都会焦躁不安，就需要自己去调节自己……”

自己调节自己？我懂，他是指那个方面——自慰。是的，结婚快缘年了，每每丈夫不能满足自己的时候，我都要自我调节，躲在被窝的阴暗里，偷偷的还怕丈夫觉察到。和丈夫做爱后，在他去洗澡的时候，我都要自己阅读自己，使自己达到高潮的巅峰……

想到此，我的面额微微发热，我知道，我的脸肯定红得像只煮熟的龙虾，幸好，这家咖啡屋的灯光有些黯然，在橘黄色灯影下，还不至于显露我的羞涩。

“其实，一个月一次的性生活，本来就是不正常的，尤其在我们这样的年龄，”他说，“难道你自己就没有察觉？”

似乎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我已经记不起来是从哪一个月开始的。这四年多的婚姻，我都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特别是我儿子出生后，就更是没有白天和黑夜的概

